

唐金鶴 著

倒下的英才

〔上部〕清華園文革記事
〔下部〕我所經歷的清華百日大武鬥



唐金鶴 著

倒下的英才

〔上部〕清華園文革記事
〔下部〕我所經歷的清華百日大武鬥



……專案組人員三班倒，不準羅老師動一動，一天兩頓飯也是站是吃，只有大小便時能稍稍動一動。就這樣一直站，羅老師兩腿腫得上下一般粗，思維混亂，產生幻覺。……

在浴室苦戰的時候，東大操場上上演了一出類似中國古戰場的千人對陣的悲壯場面。

在雙方拉鋸階段，形成了一個個的沖擊波，雙方互拼長矛。一會兒是老團向前推進，老四向後撤退；一會兒是老四向前推進，老團向後撤退。雙方在東大操場的北半部和操場北面的土路地帶，多次地進進退退，交手了很多個回合，雙方未分出勝負。

……當時我真的是什麼都顧不得了，我只要求霍玉金不死就行啊，我就這麼一個要求了。我知道下跪是沒有用的，要是下跪有用的話，我都會給醫生下跪來求醫生救救他的。我受不了了，我不行了，我的神經已經再也承受不了了。我大哭，我怎麼辦啊？……

……她哭她的弟弟，一直哭到口中吐出鮮血。見到這番情景，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落淚了。

港幣 \$120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ISBN 978-962-16-0239-8



9 789621 602398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書 名 倒下的英才
作 者 唐金鶴

出版印刷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89311號
電話：2353 5856 傳真：2329 6585
網址：<http://www.hkauthors.com.hk>
電子郵箱：info@hkauthors.com.hk
forwardbook@yahoo.com.hk

發 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-248號
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-1616室
電話：2381 8251 傳真：2397 1519

版 次 2009年11月初版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16-0239-8
©2009 Forward Book Co.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

倒下的英才

【上部】 清華園文革記事

【下部】 我所經歷的清華百日大武鬥

唐金鶴 著

1253
7242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

復原清華百日武鬥的真實面貌

●陸小寶

清華校友唐金鶴同學花了數年的功夫，用血淚寫下了《倒下的英才》一書，她要我寫一篇讀後感。這篇讀後感我寫得很艱難、很痛苦，幾度徹夜失眠，幾番停筆掩泣。因為這本書寫的清華百日武鬥，是我們這幾屆清華學生心中永遠的傷痛。

清華百日武鬥，是文化大革命歷史中的一個重大事件。說它重大，原因有三條：第一，它作為文革中的武鬥典型，曾經轟動全國，震驚世界。在武鬥規模上，它算不上是最大的，但是在首都北京，全國最高學府，歷時三個月，死傷數百人，戰況十分慘烈。尤其是530一仗，雙方近千名現代大學生，身穿護甲，手持長矛，在東大操場擺開原始陣形，血淋淋地相互搏殺，實在是驚心動魄。第二，它是全國文革歷史的一個轉折點。清華武鬥進行到1968年7月27日這一天，數萬首都工人進清華制止武鬥，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事件。這一事態使得全國文革從群眾運動時期切換到工宣隊時期，工人和軍隊占領了上層建築，從而導致轟轟烈烈、歷時兩年多的文革群眾運動的全面終結。第三，文革歷史

的研究中，不少專家對清華百日武鬥產生了諸多疑問，比如，到底是什麼動機驅使清華同學之間的拼死搏殺；最高學府的知識分子精英為什麼會如此喪失人性；中央最高層，特別是毛澤東本人，在清華武鬥和727的事件中，到底起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。這些問題，至今尚無有人能夠作出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。

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中外專家學者的關注。到目前為止，正式出版有關清華百日武鬥的書籍已經有了幾本。其中最早的，是著名美國作家韓丁1972年出版的《Hundred Day War》，譯名為《百日武鬥》，副題是“清華大學的文革”。“清華百日武鬥”這一歷史名詞，大概就肇始於韓丁。2003年，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出版了《一葉知秋——清華大學1968年「百日大武鬥」》一書，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。2004年，清華文革中四一四派頭頭沈如槐出版的《清華大學文革紀事——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》一書，其中第六章“百日武鬥”，長達百頁，占全書篇幅的四分之一。除了出版物之外，涉及清華武鬥的其他媒體也不乏其例，如香港鳳凰衛視就曾派出相當規模的記者陣容，在清華大學駐守了三個月，專門採訪、編輯有關清華文革的電視節目，早在海內外播出。

繼這些文學家、歷史學家、政論家和文革頭頭之後，現在，2009年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唐金鶴又寫成了《倒下的英才》一書。這個唐金鶴究係何人？她有什麼資格來寫清華武鬥？她寫的書又有着什麼樣特殊的價值和意義呢？

本書中，第二部第一節的標題為“我算老幾”。在清華文革中，唐金鶴只是一個普通群眾，對寫清華武鬥這樣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，看來連她自己都有點發怯。更有甚者，本書中唐金鶴不

經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處：她竟將當時幾乎每個小學生都能倒背如流的、毛澤東的詩句“當年鏖戰急、彈洞前村壁”，硬是讀成了“當年塵戰急”。看來，唐金鶴這個清華大學工科專業的優等生，她的文學素養和政治敏感度，實在令人不敢恭維。

但是，超乎尋常的是，唐金鶴的書有着極強的感染力。幾年前，《倒下的英才》曾在互聯網“美國在線”上刊載，吸引和感動了一大片知識分子網民，大家爭相傳寄，在某些讀者圈中竟成了一時的熱門話題。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薦下，在網上最初讀了《倒下的英才》，然後又將它介紹給了幾位清華同學。畢業後，我同唐金鶴四十年未通消息，主要也由於這個原因，互相找到並恢復了聯繫。

現在出版的這本書，作者在網上版《倒下的英才》的基礎上，花了三年多的功夫，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補充，使得內容更加豐滿，證據更加充實，敘述也更加真切。我一遍一遍地閱讀書稿，幾乎每次讀的時候，都有一種撕心裂肺的臨在感覺。而讀後，我又幾乎每次都陷入了無盡沉痛的歷史思考。在我這個清華武鬥的直接見證人看來，唐金鶴的書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，也有着特殊的歷史價值。

唐金鶴不是文學家，但她是工程師。她以一個工程師的方式，復原了清華武鬥的歷史現場。唐金鶴不是歷史學家，但她是親歷者。她以一個親歷者的感受，復原了清華武鬥人員的歷史形象。唐金鶴不是政論家，但她是有四個孫兒的老祖母。她以一個老祖母的價值觀，復原了對清華武鬥進行歷史評論的基準。本書的價值和意義，就在於它復原了清華百日武鬥的真實面貌。

以工程師的方式復原清華武鬥的歷史現場

目前中國大陸出版的歷史類讀物，戲說的成份過於濃重，大多已經與原本意義上的歷史不相搭界。即便是較為認真的歷史出版物，往往也存在着一個很大的弊病，那就是：擺脫不了報告文學的套路，文藝腔太重，以文學描寫的方式來敘述歷史事實。這種半真半假的歷史著作，無法作為科學研究的依據，無法取信於後人，更無助於總結我們這個民族沉痛的歷史教訓。不客氣地說，我看到的回憶清華文革的文章，不少是趨時之作，有意無意地扭曲了當時的歷史情境。

唐金鶴不是文學家，她是一位經過長期、嚴格訓練的工程師。工程師的工作方式，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實根據，不能模稜兩可，更不能臆造發揮。這種工程師的素養，唐金鶴在寫作《倒下的英才》一書中，表現得十分明顯。

《倒下的英才》有兩個部分，上部叫“清華園文革記事”，下部叫“我所經歷的清華百日大武鬥”。兩個部分都是寫清華武鬥的，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記錄武鬥親歷者的回憶為主，下部以她本人的親身經歷為主。嚴格說起來，這兩個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。

工程師辦事的特點是：有所不言，言必由實。在本書中，作者不勉強地去概述百日武鬥的全過程，而是把重點放在530大戰，以及團、四兩派武鬥傷亡犧牲者的具體情境中。凡是她所記的內容，都經過反反覆復的調查核實。據我所知，為了寫作本書，作者幾次從美國專程飛回北京、廣州和深圳等地，對當事人進行採訪調查，並將書中所記的事發地點一一尋蹤確定，實地拍

下照片。另外，她還打了無數次長達幾個鐘頭的越洋電話。本書採訪的主要敘述者之一鄭楚鴻，是唐金鶴的丈夫，香港工程師協會的會員（MHKIE），註冊的機械工程師（R.P.E）。他是清華同學中公認的實忱之人。他雖然不寫日記，但是幾十年來對自己的每天所為都有記錄。他在本書中所追述的武鬥場境，開始覺得好玩，戰鬥中的緊張害怕，在受傷和面臨生命威脅之時，卻默默地去盡自己覺得該盡的責任，一一道來，真是十分的真實可信，十分的令人感動。

唐金鶴所調查的其他清華同學，大都具有同樣務實的工作作風。為了核實某一個細微情節，比如，被槍殺時錢萍華穿的是黑裙子還是花裙子，他們曾經認真地爭論了好久。為了確定530武鬥中土坦克出現的時間，他們精確地查到1968年5月30日北京地區的日出時間是4點49分。為了指明武鬥地點和方位，他們用現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觀的立面地圖。這些，都是工程師方式寫歷史的優勢。我記得，有位文革專家讀了唐少傑所寫《一葉知秋》後，在評論文章中就曾浩嘆過作者沒有提供清華武鬥地圖的遺憾。

本書對搜集到的史料，經過認真篩選。不肯道聽途說，也不肯媚俗隨眾。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時，唐金鶴曾專門向我調查：有人告訴她，卞雨林所中的箭上塗有氰化鉀，是我們班團派同學鄭XX帶到現場的。她問我知不知道此事。我給她回信說，我過去從沒有聽說鄭XX有過此舉。在本書中，唐金鶴就捨棄了這個說法。相反，她在追查許恭生之死時說到，在兩軍對陣中，一位四一四的“勇者”出陣向許恭生單兵挑戰。這一情節有點類似小說中古代武士叫陣，太戲劇化，真實性叫人懷疑。部分

團派同學對此提出激烈批評，有些參戰的四一四同學也不認同，我就是反對者中的一人。但唐金鶴認為，有二十多日擊者肯定這一情節，應是事實。在本書中，她堅持採用了這一說法，並將它列為許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。

或許有人會說，核查落實這些細微瑣碎的事實，對研究歷史，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。我認為，任何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，都是由細節組成的。凡是事實，都有核查的價值。任何事情，只要說的是事實，就會寓有歷史的意義。舉個小例子，本書記述530在東大操場雙方長矛對陣拼殺的場景時，說到的“沖擊波”，其實就是我們耳熟能詳卻又不解其義的所謂“戰了若干個回合，不分勝負”中的“回合”，這是冷兵器時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戰鬥景象。這種實地記錄，你說它是細節，其實是我們祖先幾千年戰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借此機會弄懂這種細節，對加深了解中國古代文化，應該說不無價值。

而且，只有研究具體的事實，才能為歷史科學構建堅實的基礎，也才能為歷史評判提供客觀的依據。就拿研究530大戰這段歷史來說吧，四十年過去了，由於種種原因，對這一事件許多問題的看法，團、四兩方各執己見，至今沒能統一。但是，如果拋開政治觀點和感情的糾葛，專門追尋歷史發生過的事實，那麼，由於它的真相只有一個，兩派同學說話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礎。在本書中，作者將團派武鬥指揮官李自茂的文章，與四派幾位武鬥指揮官的回憶文字，放到了一起來進行考察，互相補充印證，使得兩方指揮官的回憶能夠絲絲入扣，拼接出530大戰的歷史現場真實面貌：這次行動誰是肇起者，誰是策劃者；誰在進攻，誰在防守；在什麼情況下死了人，在什麼情況下放了火。通過這些細

節的落實，誰應該為這次武鬥負責，誰應該為幾位同學的生命負責等問題，也就不辯自明了。

我這裡只是說，本書復原了清華武鬥的歷史現場，並沒有說，它已經復原了這場武鬥的全部真相。雖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實，但由於個人經歷和調查範圍的限制，以及記憶的失真等等原因，我們不敢說，她所追查得到的，就已經是事實的全貌了。舉個例子，書中講到530大戰臨結束前，四一四“圍魏救趙”，蔣南峰曾帶一彪人馬去攻打一教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在蔣南峰之前，劉萬章就曾經從東大操場的隊伍中抽出一股，攻打過一教，轉了一圈，很快又回到東大操場。可見，即使是四一四中間，要復原全貌，就很不容易。何況，團派同學中像李自茂這樣追憶武鬥場景的文章，還很少見到。所以，要真正復原清華百日武鬥的全貌，還需要更多親歷武鬥的清華同學投入其中，並作出努力。

還有需要說明的是，唐金鶴運用工程師的工作方式來追查事實，是她的職業習慣所使。但是，工程師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適用範圍，它的功用是處理“事實”。一旦離開處理“事實”的領地，而進入處理“觀點”的疆界，比如表達情感、進行政治評判等等地方，工程師的工作方式無法運用，他們的職業習慣也就無所適從。在這些地方，唐金鶴往往也會失去了她的冷靜和客觀。她那充沛的感情，容易沖動的性格，倔強的脾氣，就會一一顯露無遺。所以，有人也許會認為，唐金鶴在本書中抒發的感想、議論和評斷，不少是帶有派性和偏見的。畢竟，工程師也是人，他們也有人性的弱點。何況，經歷了像清華武鬥這樣的血腥對峙的兩方，要做到真正的冷靜和客觀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
以親歷者的感受復原清華武鬥人員的歷史形象

說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，經過長期的政治宣傳和文學演義，大抵已經形成了固定的臉譜：兇殘，愚昧。參加武鬥的人員，那就更是一幫愚忠於毛澤東的忘命之徒了。這個臉譜到底準不準確呢？應該說，部分是準確的；但是還有一部分，並不準確。這種臉譜化的歸類，過於簡單化，無法解釋一批高智商知識分子精英成為造反派、參加武鬥的歷史事實，也無助於讓後人理解我們這個民族在探索前進方向的過程中，走過的種種曲折道路和經受過的種種犧牲和磨難。還原這一代人走過的複雜歷程，是歷史學家的任務。現在的歷史學家不去做，將來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去做。

唐金鶴不是歷史學家，她是一個親歷者。她在復原清華武鬥歷史事件的過程中，復原了我們這一代清華學生自己的形象。這個形象有極其醜陋兇殘的一面，也有極其悲壯俠義的一面。人性是惡的，人性也是善的。我們需要昭示於後人的是：在什麼特定的環境中，人性會暴露出它的醜惡；在什麼特定的環境中，人性又會展現出它的善良。

“清華園裡血斑斑”，本書一開頭就掀開歷史幕布，展示了一樁樁駭人聽聞、慘無人道、人對人進行殘酷迫害的事實。其實，這還不僅僅是人對人進行迫害，確切地說，是學生對老師的迫害，是同學對同學的迫害。什麼是法西斯？這就是法西斯。什麼是惡魔？這就是惡魔。令人深思的是，這些令人髮指的殘暴行為竟然發生在最高學府，行兇者竟是一些經過全國範圍內千挑萬選，才選拔出來的“英才”。本書的書名雖然叫做“倒下的英才”，其實它的更多篇幅寫的是“殺人放火的英才”，和“喪失

了人性的英才”。當然，真正參加打人整人、殺人放火的，只是不多的幾個人，但是，這種現象在當時確是普遍可見的，而且在一段時間中，大多數人竟能夠容忍這種惡魔行為的公然存在。所以，如果把當時多數的清華學生說成是“中了邪的英才”，確實不能算是冤枉。

本書之所以起名為“倒下的英才”，是因為：作者最先決定寫作這本書的初衷，是記念在清華武鬥中喪失了生命的老師、同學和朋友。作為一個清華武鬥中四一四方的救護人員，唐金鶴比其他武鬥人員更多、更直接地目睹和經受了鮮血淋淋的生、死、傷、殘的慘烈場面。這種記憶，就像利刃刻劃在心中，畢生不會忘記。把這份感受寫出來，用以祭奠死者的亡靈，這是唐金鶴給自己設定的責任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，在530大戰中團派方面死亡的許恭生，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學。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學的這份責任，壓在心上更加沈重。

許恭生曾是全國高校擊劍冠軍，在武鬥中被對方用長矛刺死，其人其事，影響很大，至今網上有不少文章還在說到他。不久前，我在“清華大學本科招生網”上看到一篇題為『最憶是清華』的文章，寫的是作者兒時同韓丁的女兒卡瑪結伴在清華園嬉戲的回憶。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許恭生，讀後讓我傷感下淚。我特將其摘抄如下：

擊劍我們也常玩，主要是受電影《三劍客》的影響。我們很快弄清劍分三種，輕劍、重劍、花式劍。其中輕劍只能刺，不能砍，重劍只能劈砍而不能刺；而花式劍則又能砍又能刺。我最佩服的是當年全國高校的重劍冠軍許恭生。他的動作現在想起來，真的和佐羅差不多，既利索又美，而且一氣呵成。文革開始後，

他加入了蒯大富為首的“井岡山派”。“井岡山”和“四一四”派發生武鬥時，許恭生總是擔當主力前鋒。當時的武鬥，因為是冷兵器，所以我們常去觀看。兩軍對壘，個個都身披飛機鋁做的盔甲，手挺長矛。但你來我往，並沒什麼傷亡。

許恭生確實稱得上英才，是當時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。叫人感慨的是，作者筆下的清華武鬥場面竟然是“因為是冷兵器，……你來我往，並沒有什麼傷亡。”她們也許不知道，她們青春時的偶像許恭生就是在“冷兵器”的交戰中，被生生刺死的呀！她們也許也不知道，許恭生死後不久，清華武鬥很快從“冷兵器”升級到“熱兵器”，絕不是“並沒有什麼傷亡”，實際上，傷亡人數多到了幾百人。文章作者當時不是清華學生，她們不了解清華武鬥的詳情，並不奇怪。奇怪而且令人吃驚的是，清華大學竟然將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網上。嗚乎，鮮血的教訓是這麼容易忘卻的嗎？歷史的事實是這麼容易湮沒的嗎？

許恭生是英才，在清華武鬥中喪生的其他同學，也都是英才。他們的死，讓活着的人扼腕痛心。對他們的死，我反對當時的人們將他們稱之為烈士，也不同意現在的人們把他們說成愚昧的犧牲品。他們不是烈士，但是，他們也沒有白死，他們的死是有價值的。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，絕不是愚昧的人，他們相信了某種理想，為了自己的理想，在探求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過程中不幸身亡。無論他們所相信的理想是對是錯，他們肯為自己的這種理想去作戰，去面對死亡，他們的這種精神和行為，都是很了不起的。一個國家和民族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，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可沒有，這樣的精神不可或缺。我很願意看到，現在的青年大學生從“中了邪的英才”中清醒過來。但是，我不希望看到，